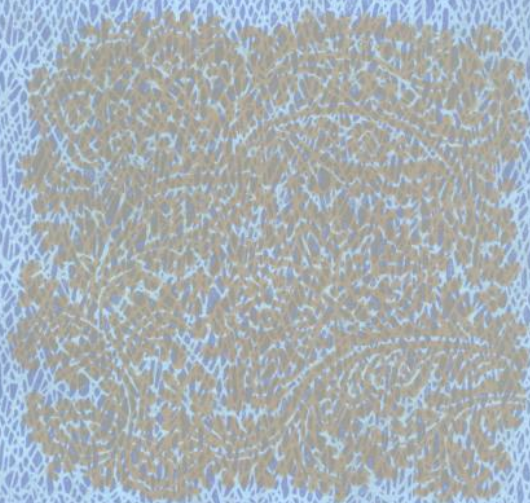


新批评

—— 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 —— 赵毅衡 著

XINPIP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 批 评

——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

赵 毅 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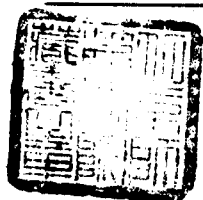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一九八六·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3688



1083688

责任编辑：杨铁婴
责任校对：李宗贤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韩 锐

新 批 评

——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

赵毅衡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卢龙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28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一 7,500 册

统一书号：10190·213 定价：1.40元

内容简介

新批评派是源出于英国而极盛于美国的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流派，其全部历史持续四十余年（1915—1957），而且至今在美国文论界和文学教学中仍有着一定的影响。

作者将其置于从唯美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整个西方形式主义发展潮流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剖析了这一流派的思想倾向、理论体系及其哲学基础、方法论特点和对诗歌语言研究的成就和缺点，从而为读者从纵横两个方面提供了线索来认识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大致发展趋势，很有值得借鉴之处。

关于本书引文出处脚注的说明

本书引用有关资料大部分出自英语文献，一部分出自法语和汉语文献，以及从其它语言译入以上三种文字的文献。因为从标题上看得出语种，所以不再注明“英译本”、“中译本”等字样。为节约篇幅，常引书籍除第一次出现时详注外，其余均以作者或编者的姓加上出版年代作简注，读者可查考附录一《文献脚注缩写索引》，该索引也可作为与新批评有关的主要文献书目。

引 言

新批评 (The New Criticism) 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派别，它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肇端于英国，三十年代形成于美国，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坛占统治地位。它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新批评”这个名词还出现过几次，国内一些文学论文，因为没有把这名称的特指范围搞清楚，经常张冠李戴，所以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一九一〇年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宾加恩 (J.E. Spingarn) 发表《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 一文，引起很多人注意。斯宾加恩基本上是个克罗齐主义者，他的理论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的结合物。他的这篇文章虽成为美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但克罗齐主义在英美信徒很少，斯宾加恩没有能形成一个“新批评派”。一九三〇年，美国批评家爱德温·倍里·伯根 (Edwin Berry Burgum) 编了一本书：《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这是一本美学与文学批评论文集。五十年代在法国出现了“新批评” (La nouvelle critique) 浪潮，那是指五十年代法国新出现的各种“反传统”的文学理论 (包括结构主

义、存在主义等等),不是指一个单一的派别。六七十年代,当这些理论不再“新”后,这个名称就成为历史陈迹了。

因此,“新批评派”(为了行文方便,在谈其理论时,我们译为“新批评”,英语是一个词),在现代文学史上特指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英美的一个文学理论派别。

形式主义文论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aestheticism)或称“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art)。这种文学主张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界已受普遍嘲笑,甚至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词也几乎成了贬义词。新批评派的主将兰色姆就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一切不称职的主义一样,是空洞的,在理论上对批评家很少用处”^①;布鲁克斯也强调他们“从一开始起就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②。

新批评派一直试图给自己改一个“更正确的名字”,“本体论批评”(ontological criticism)^③;“反讽批评”(ironical criticism)^④;“张力诗学”(tensional poetics)^⑤;“结构批评”(structural criticism)^⑥;“分析批评”(analytical criticism)^⑦;“语境批评”(co-

①John Crowe Ransom: “Criticism as Pure Speculation”,
«Literary Opinion in America» (ed.) Morton D. Zabel,
1962, P.442.

②Cleanth Brooks “The New Criticism”, «Sewanee Review»,
1979 Fall, P.593.

③John Crowe Ransom: 1938, P.126.

④Cleanth Brooks and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Poetry», 1938, P.453.

⑤William K. Wimsatt and Cleanth Brooks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1957, P.642.

⑥Brooks and Warren, 1938, P.342.

⑦William ÓConnor «An Age of Criticism», 1952, P.156.

ntextual criticism) ①。也有人建议用“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 ②;“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 ③;“诗歌语义学批评”(semantic criticism of poetry) ④。甚至,在新批评势力最盛时,新批评派曾不客气地僭称“现代批评”(modern criticism) ⑤。各种名称都叫过,就是不敢或不愿称自己为形式主义。只有克林斯·布鲁克斯有一、两次爽直地大字直书自称“形式主义批评”⑥,但立即又辩解说提倡形式主义的目的只是补苴时弊⑦,即使矫枉过正,也是出于策略⑧。

被称为新批评派“最近的亲戚”⑨的俄国形式主义,他们的这个名字也是被论敌加上的⑩。苦于这称呼之不名誉,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等人迁居捷克,形成“布拉格语言学小组”(Th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后,就想出了“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这个名称。很多结构主义者不承认自己是形式主义者,而且指摘俄国形

①Murray Krieger《The Tragic Version》, 1960, P.238.

②Robert Langbaum《The Modern Spirit》, 1959, P.179.

③Wilbur Scott《Fiv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Criticism》, 1962, P.XV.

④W.L.Guerin et a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1962, P.84.

⑤Cleanth Brooks: “Foreword”, (ed.) Robert W.Stallman.《Critique and Essays in Criticism》, 1949, P.V.

⑥Cleanth Brooks: “The Formalist Critic”,《The Modern Spectrum》, (ed.) Gerald Jay Goldberg, 1962.

⑦Cleanth Brooks《The Well-Wrought Urn》, 1947, P.10.

⑧(ed.) Goldberg, 1962, P.V.

⑨Tony Bennett《Formalism and Marxism》, 1979, P.10.

⑩同上, P.178.

式主义过分重视形式^①。

但十九世纪的形式主义者却从不遮遮掩掩。他们在占统治地位的“布尔乔亚道德派”面前几乎是故意挑衅地用“为艺术而艺术”来招摇；只有他们敢于“拜倒在形式美脚下”以羞辱“物质主义庸人”。^②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③我们说新批评派和十九世纪唯美主义一样是形式主义，因为面对一个文学基本问题，即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他们的回答与传统形式主义没有区别：他们明白宣称形式比内容重要，^④甚至形式产生内容^⑤。同样，俄国形式主义没有被叫错，因为他们主张内容只是作为形式的一个方面而存在^⑥；布拉格学派也声称技巧“高于内容，比内容长久”。^⑦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巴尔特（Roland Barthes）声称他们的理论“不是关于内容的科学，而是关于内容的条件即形式的科学”。^⑧另一个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拉岗（Jacques Lacan）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出发，提出在语言学的差异中“诞生特定语言的意义世界，由此事物世界才得以定形……是词语的世界创造了事物的世界”。^⑨我们下面将会

① Robert Scholes《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1974，P.11。

② 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1980年重版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3页。

④ T.S.Eliot《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1933，P.55。

⑤ Brooks and Warren，1938，P.18。

⑥ (ed.) Matejka and Pomorska《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1962，P.425。

⑦ Bennett，1979，P.146。

⑧ Roland Barthes《Critique et vérité》，1955，P.19。

⑨ Jacques Lacan《Ecrits》，1966，P.136。

看到，结构主义在形式主义的某些方面比新批评派走得更远。

形式至上论必然导致一连串其它论点，包括主张艺术自足，排斥“非艺术”批评标准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形式主义者之间的继承脉络是分明的。有论者认为王尔德的著名公式“生活模仿艺术”预示了主导结构意识观念，因此王尔德是个“还没这名称时的结构主义者”^①。我们对照新批评的文学赋予生活以秩序的观点（见二章四节），也可以说王尔德是“还没这名称时的新批评派”。

但是，文学理论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各种形式主义可以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即使在上述作为形式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几个问题上，它们的处理方法，或辩解立场也大不相同。不错，新批评派是形式主义者，但正是因为新批评派对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其它形式主义的特殊的理论和批评方法论，才值得我们给予单独的研究。新批评是现代美国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派别，是我们理解现代西方文论的关键环节，我们必须弄清它与其它形式主义不同的一系列特点。本书的特定任务，就是将新批评置于从唯美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整个西方形式主义发展潮流中来加以分析，以提供一个线索来认识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大致发展趋势。

应当说明的是：把唯美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视作形式主义的三个类型，是过于粗糙简单的做法。首先，不能说除了它们，就没有其它形式主义派别；其次，不存在有

^①David Lodge《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1977，P.70.

组织有纲领的唯美主义、新批评或结构主义，它们都有漫长的、跨国度的演变过程。本文把上世纪以来各种反理性主义文艺思潮归在唯美主义名下。这样做，只是为了便于集中对比研究新批评派而作的权宜之计。对于这些形式主义派别，我们只能在有助于说明新批评派观点时提及。它们各自的理论之全面阐述，它们各自的复杂内情，都只能存而不论。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的是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关系问题。符号学 (semiology或semiotics)文论，顾名思义，是把文学作为符号 (sign) 或符号系统来加以研究，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首先提出要建立研究“符号在社会之中的生命”的符号学学科，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物两名。但在六十年代中期，许多结构主义文论家试图突破结构主义过于注重形式分析的倾向，而更关心文学作为广义的符号在社会中的作用机制。这种发展，被称为“后结构主义”，或“符号学”文论。简单地说，结构主义旨在发掘文学的型式化性质 (patterned nature)，而符号学旨在探索文学作为文学形成、转化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信码 (code) 的运行。因此，结构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而作为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渐渐超越了形式主义，虽然它们依然是一个派别。这个问题，是许多误解的来源，不得不先说清楚。

作为文学理论，没有一个流派能脱离哲学和美学基础。整个形式主义文论思潮源出于十八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但新批评派正确地指出唯美主义是曲解了康德美学，至少是把“无目的的目的性”当作口头禅加以粗暴的简单化了^①。新批评派努力溯回“真正的”康德

^①Wimsatt and Brooks, 1957, P.P.476—477.

美学，例如兰色姆要求回向“无感知的概念是空洞的，无概念的感知是盲目的”这样“想象与理性携手共居于这个真实世界”的康德主义^①；瑞恰慈要求回向“想象力与知解力”协和一致”的康德思想^②。但是，笔者认为，也正是由于康德哲学唯心主义本质过于显露，新批评派不得不求助于从本世纪各种企图更巧妙地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哲学流派；正是由于康德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带着康德美学很难跳出旧形式主义的狭隘圈子，新批评派不得不向黑格尔辩证法请教。本文虽不能深论美学-哲学问题，但为了判明新批评派某些论点的由来，不得不简要地触及现代哲学和美学中的若干问题。

所有的新批评派都矢口否认他们是名为“新批评”的一个文学理论派别的成员。艾略特仅承认这个词的流行“只能表示这一代批评家无论有多大分歧，都与上一代有根本不同”。^③把“这一代”改成“这一批”，艾略特的话就颇有道理。落在这个相沿成习的名称下的批评家情况很不相同，新批评派该包括哪些人，各种文论史也说法不一。实际上，“新批评”这词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变得如此时髦和含混，以至“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批评家都曾被人称作‘新批评派’”^④。在进入正文前，我们不得不把本文所讲的新批评派的范围大致说明一下。我们检查有关新批评的文献就可发现范围划得不一样，被称为“新批评”理论的具体内容就会

①Ransom, 1972, P.66.

• “知解力”，又译“悟性”，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悟性尚非完善的理性，但它却与感性判然有别，大致可以归入我们一般理解的理性。

②I.A.Richards, C.K.Ogden, James Wood《The Foundation of Aesthetics》，1925, P.8.

③T.S.Eliot《On Poetry and Poets》，1957, P.114.

④Malcolm Cowley《The Literary Situation》，1954, P.

大不相同。

新批评派的全部历史持续约四十多年，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粗略地分成三个时期：前驱期（1915—1930）；形成期（1930—1945）；极盛期（1945—1957）。

新批评派的远祖是英国美学家 T·E·休姆（T. E. Hulme, 1883—1917）。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间的文学活动帮助形成了英美现代诗歌的第一个诗派——意象派，但他的文学思想远远超过了意象派的实践所能体现的程度，而直指新批评派。休姆实际上是以一篇文章——一九一五年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成为现代英美文论的第一个推动者。这篇文章宣布浪漫主义时代已结束，一个“新古典主义”的时代即将来临。

诚然，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浪漫主义的确成了强弩之末。正统的、“官方的”浪漫主义，如英国的以丁尼森等人为代表的维多利亚主义，法国以夏多布里昂等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确成为文学发展的桎梏。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这种浪漫主义是“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和在内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①这样的浪漫主义，的确到了应该被扬弃的时候了。

休姆并不是反浪漫主义的先知。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不少借自前人。例如他认为浪漫主义尽是些“湿漉漉的”作品，整个浪漫主义围绕着一个词“飞”，“朝着无限飞翔”；而古典主义之宝贵就在于其“有限意识”（limitedness），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102页。

这几乎是在重复海涅半个世纪前说的话。^{*}

但休姆的批判有两个特点：一是把浪漫主义与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划等号；二是认为“新古典主义”时代需要以“原罪说”为基础，而以秩序自律。这给整个新批评定下了思想倾向的基调。例如后来艾略特与浪漫主义文论家争论时就径直把对方叫做“辉格党”^{**①}，兰色姆强调现代诗是“有罪的成人”的诗。^②

我们将在全书最后一章来分析新批评这种从右的方面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与其形式主义理论的关系。

新批评的另一个远祖是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95—1972）。庞德是一九一二年兴起的美国新诗运动（New Poetry Movement）的核心人物，对美国现代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庞德的理论比休姆还要散乱，但是他对诗歌语言技巧的极端关注和自称取法自中国的“象形文字论”（ideogrammic method），造成英美现代文论中对语言研究的重视。

新批评的直接开拓者是美国-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T·S·艾略特（T.S.Eliot, 1898—1965）和英国美学家、批评家 I·A·瑞恰慈（I.A.Richards, 1893—1981）。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是艾略特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上最活跃的时期，尤其是他于一九一七年发表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圣林》，其中有几篇文章成为新批评一些重要思

• 海涅《论浪漫派》：“古典艺术只表现有限的事物……浪漫主义艺术表现的，或者不如说暗示的，乃是无限的事物，尽是些虚幻的关系。”

• • “辉格党”（The whigs）英国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的政治集团，以加强议会权力限制王权为号召，为英国自由党的前身。

① Eliot, 1933, P.54.

② Ransom, 1972, P.82.

想的源头。

艾略特的批评和创作都可以以一九二七年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时为分界线。当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他骨子里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一九二七年以后，他越来越倾向于从宗教正统出发作道德式文学批评。因此，在新批评派兴起后，他从来没有同意过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

然而，艾略特的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文章，还是写在早期的那些，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①他是一个出色的文学评论家：文字劲练，见解深刻，往往道他人所未能道。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他的观点往往是零星的、散乱的，缺乏完整的严密的论证，而且后期与前期观点矛盾之处甚多。实际上他只写散篇论文，从未写过完整的理论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的巨大影响主要是由于他激发了新批评派潮流。

瑞恰慈写于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上半期的七本文学理论与美学著作，试图把现代语义学和心理学引入文学理论。尤其是他的这几本著作：《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5)；《科学与诗》(Science and Poetry, 1926)；《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1929)；《修辞哲学》(Philosophy of Rhetoric, 1936)，对英美现代批评各派，尤其是新批评派，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他提出的一系列论点，都由新批评派的研究而发展成系统的理论。新批评派断然拒绝瑞恰慈的心理学方法，但即使在反心理学立场上，新批评的理论也是在与瑞恰慈辩驳中发展起来的。

西方文论史家不少人试图把英美现代批评分成艾略特和

① T.S.Eliot « To Criticise the Critics », 1965, P.16.

瑞恰慈两大系统。^①有人认为新批评派应置于艾略特门下^②，也有人直接把瑞恰慈称为新批评派首脑^③。应当说，新批评派正是早期艾略特与瑞恰慈结合的产物，前者提供了思想倾向和一部分重要论点，后者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但新批评派对他们二人的理论是有取有舍的，无论艾略特或瑞恰慈，都只是在部分问题上与新批评派主流一致。

新批评虽然源出于英国，却繁荣于美国。美国“新诗运动”中形成了许多诗派。一九二一年美国南方田纳西州梵得比尔特大学教授约翰·克娄·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领銜，与他的几个同事和一批学生出版了一本小诗刊《逃亡者》(The Fugitives)。一九二五年因为该诗派的主要人员渐渐星散，杂志停刊。

在这以后，兰色姆与原《逃亡者》诗派的三个学生，即阿伦·退特(Allen Tate, 1888—1979)、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与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三人保持通信来往，并且都从诗歌创作转向文学批评。三十年代中期后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书籍。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兰色姆的论文《诗歌：本体论笔记》(Poetry, A Note on Ontology, 1934)和文集《世界的肉体》(The World's Body, 1938)；退特的论文《论诗的张力》(Tension in Poetry, 1938)和文集《关于诗和思想的反动文集》(Reactionary Essays on Poetry and Ideas, 1936)、《疯狂中的理智》(Reasons in

① William Van O'Connor《An Age of Criticism》，1952，P.85.

② William Elton,《A Guide to the New Criticism》，1951，P.1.

③ R.S. Crane《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Poetry》，1957，P.42.

Madness, 1941)。但影响最大的是布鲁克斯与沃伦合著的大学文学系课本《怎样读诗》(Understanding Poetry, 1938)。这一系列著作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特点明显的文学理论系统,当时还没有“新批评”这个名称,他们被称为“南方批评派”(The Southern Critics),但新批评派的主要观点基本上都已提出。

一九四一年,兰色姆出版《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一书,评论艾略特,瑞恰慈和艾伏尔·温特斯(Yvor Winters, 1900—1968)等几个人的理论,他称这批人为“新批评家”,但他对这几个人的理论并不满意。全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征求本体论批评家”,明显地表示他以及他理想中的文学理论不可能在这些“新批评家”中找到。

不料此书一出,“新批评”这个名称就正式流行开来,而且,出乎兰色姆所料,此词所指的主要是兰色姆自己和他的几个学生组成的“南方批评学派”。虽然新批评派一直对这个有些自夸味而意义不明确的称呼表示不满。我们在本书第一节中点过他想更改的一些名称,但在“新批评”大行其道后,他们也就只好接受了。

兰色姆是新批评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从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理论洗去了心理学因素,从而把新批评建立在明确的文本中心论(textual criticism)基础上。有论者认为兰色姆是柯立治以来一百年中最重要的英美文论家^①。但在一系列观点上他与他的学生不合,甚至多次卷入与他们的争论。从我们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新批评派的真正核心是他的

^①George Gope: "Mr. Ransom and the House of Fiction" «Sewanee Review» Fall, 1974, P. 532